

※ 陳子展研究專輯 ※

魯實先與陳子展之交誼

陳廖安^{*}

一、引 言

寧鄉魯實先(1912-1977)，當代國學宗師。早歲以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成名，為士林所推重。畢生盡瘁於學術，著作豐贍，創獲至多，其最具代表性之學術論著，以《史記》、曆術、文字學為大宗。今已刊行諸作，如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、《曆術卮言甲集》、《殷曆譜糾譌》、《劉歆〈三統曆譜〉證舛》、《殷契新詮》、《說文正補》、《轉注釋義》、《假借溯原》、《文字析義》等專書著作，崇論閎議，識解深邃，湛思翰藻，理路縝密，求諸並世，殆罕其儔。楊樹達(1885-1956)嘗譽魯實先曆術之成就，云「突過前人，遠出儕輩」、「超越前儒，古今獨步」¹；屈萬里(1907-1979)謂魯實先之學行，云「學富五車，目空一世」²；歐陽無畏(1913-1991)推崇魯實先文字學之造詣，云「古聖倉頡今聖魯」³；徐復觀(1904-1982)更以「《史記》、文字學、曆算學」，贊譽為魯實先所擅長之「三絕」⁴。魯實先學術之成就，凌駕乎時彥之所難為，直造乎古人之所不到，眾口一詞，群推學術巨擘。

魯實先早年曾為國立復旦大學、中正大學之重鎮。來臺後，歷任臺中農學院、東海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。講學師大國文系所十多年，為博碩士學位論文

* 陳廖安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。

¹ 楊樹達：〈序〉，魯實先：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（臺北：洙泗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2。

² 屈萬里：〈輓魯實先先生〉，魯實先先生治喪委員會編：《魯實先先生逝世百日紀念哀思錄》（臺北：洙泗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頁184。

³ 歐陽無畏：〈輓魯實先先生〉，同前註，頁183。

⁴ 徐復觀：〈悼魯實先教授〉，原載1978年1月17日《華僑日報》，後收入《徐復觀雜文——憶往事》（臺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1980年），頁195-198。

指導教授，發皇絕學，裁成多士。其博學多聞，通達古今，湛思敏銳，析理透闢，談笑風生，神氣畢現，最足以引人入勝，備受學子欽仰，推尊為一代宗師。「師大・大師」之譽，實至名歸⁵！本文以魯實先與陳子展(1898-1990)之交誼為題，詳述魯實先自學有成，得楊樹達知遇引薦，陳子展獎掖後進，使學無師承之魯實先步上復旦大學殿堂。魯實先著《殷曆譜糾譌》，陳子展作〈龜曆歌〉，蔚成殷曆之論辯。魯、陳秉性剛直，氣類相孚，尤其對真理之執著，同心一意，展現千萬人吾往矣之氣概。前輩學人遇合之交誼，真情至性酬知己之風範，有足為後學效法者。

二、陳子展之學術行誼

陳子展，原名炳堃，字子展，以字行。湖南長沙人。生於清光緒二十四年(1898)，長沙縣立師範學校畢業，又於東南大學教育系進修。曾於長沙縣立第二高小、楚怡中學、長沙縣立師範等多所學校任教。一九二七年「馬日事變」發生⁶，陳子展舉家遷居上海。田漢(1898-1968)創辦「南國藝術學院」，陳子展應邀為教授，並兼任中國公學、滬江大學教授。方其執教於湖南楚怡中學時，曾教導過張庚(1911-2003)⁷、楊伯峻(1909-1992)⁸等人。抗戰時，馮玉祥(1882-1948)拜楊伯峻為師，特地以「小門生，大紅帖」，親造陳氏寓所，拜望「子展太老師」，恭行再傳弟子禮。廖沫沙(1907-1990)⁹從小學到大學，均從陳子展受業，「三代學生」所受薰

⁵ 參見拙著：〈「師大・大師」魯實先先生的學術貢獻〉，《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，2006年），頁433-462。

⁶ 馬日事變是在1927年5月21日（馬日）晚上發生於長沙的一場兵變，國共兩黨交惡歷史上的一次大事件。參見本專輯陳祖蓀：〈我的祖父陳子展〉，頁20-21。

⁷ 張庚，湖南長沙人。曾任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、中國戲曲學院院長等職。著有《中國話劇運動史初稿》、《中國話劇運動大事編年》、《戲曲概論》、《論新歌劇》、《張庚戲劇論文集》等書。

⁸ 楊伯峻，湖南長沙人。楊樹達姪子。曾拜黃侃為師，畢業於北京大學。歷任中學教員、馮玉祥將軍研究室成員、廣東中山大學、蘭州大學、北京大學教授、中華書局編輯。致力於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研究，以及中文古籍整理和譯註。著有《古漢語虛詞》、《列子集解》、《論語譯註》、《孟子譯註》、《春秋左傳注》、《楊伯峻學術論文集》等書。

⁹ 廖沫沙，江蘇人，中國大陸近代作家。幼年時舉家遷居湖南長沙，就讀於長沙縣立高小、長沙師範學校，1927年到上海，曾在南國藝術學院文學系旁聽。文化大革命時，因《三家村札記》雜文專欄與鄧拓、吳晗一起被定為反黨集團。著有《廖沫沙雜文集》、《廖沫沙文集》。

陶為多，師生情誼更是深厚¹⁰。

陳子展應復旦大學教授之聘，說法有二：其一，據陳左高之說，遠在一九三三年初，他應復旦教授之聘，自述是《清史稿》總纂金兆蕃(1868-1950)所器重推薦的。金係近代詩文巨擘，著《安樂鄉人詩詞》，當他讀到陳氏〈孝經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所產生的社會影響〉一文時，十分賞識，向其子——時任復旦大學教務長的金通尹(1891-1964)推薦，建議敦聘陳子展為復旦大學教授¹¹。其二，據徐志嘯之說，一九三二年陳子展應謝六逸(1898-1945)邀請，到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，開始是兼職教授，一九三七年起被聘為專職教授，同時兼任中文系主任¹²。一九五〇年，陳子展卸任系主任一職，此後一直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，直至一九九〇年因病謝世。

陳子展擅長於雜文與古典詩文之撰作，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曾發表大量雜文、詩歌和文藝評論，以此馳名於中國文壇。陳子展早年為報章雜誌撰寫的雜文，輯結為《蘆廬絮語》。雜文「大多短小精悍、潑辣尖銳、刺中時弊，其辭鋒之犀利、諷刺之辛辣、識見之廣博，在當時文壇堪稱翹楚」¹³。論者以為兼擅犀利冷峻的「魯迅風」與涉筆成趣的「知堂體」¹⁴；散文大家林語堂(1895-1976)最欣賞兩個人的文章，一是曹聚仁(1900-1972)，一是陳子展，可見陳子展先生雜文成就之高。陳子展也

¹⁰ 陳左高：〈陳子展談往〉，網路資料：《世紀書窗》，網址不詳。後來陳左高據此改寫為〈九旬高齡的陳子展教授〉，收入《文苑人物叢談》（上海：遠東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152-153。

¹¹ 同前註。

¹² 徐志嘯〈陳子展誕辰一百二十周年——「他一輩子只帶了我一個研究生」〉，首發於《澎湃新聞·上海書評》，2018年9月28日。徐志嘯〈陳子展先生的學術人生——紀念陳子展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〉（代序）謂：「一九三二年，他應朋友力邀，開始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。」見陳子展著，徐志嘯編：《陳子展文存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2。案：陳左高曾任復旦中文系助教，與陳子展相交近半個世紀，徐志嘯為陳子展指導唯一之弟子，兩人對於陳子展始應復旦之聘都有論述，乃於時間有1932年、1933年初之差異，推薦人也有金兆蕃、金通尹父子與謝六逸之不同，姑兩存其說以待考。

¹³ 徐志嘯：〈陳子展先生的學術人生——紀念陳子展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〉（代序），頁2。

¹⁴ 徐志嘯〈陳子展先生的學術人生——紀念陳子展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〉（代序）：「有學者認為：陳先生的雜文主要以兩種風格行世，其一為『魯迅風』，即內容常涉世事，文筆犀利，充滿調侃和諷刺，酷似魯迅的雜文風格，是投向當時社會的匕首與投槍；其二為『知堂體』，類同知堂文風，草木蟲魚、鄉土風俗、歌詩土語，隨手拈來，涉筆成趣，顯示了他的淵博學識與幽默文風。」（頁2-3）

是獲得魯迅(1881-1936)認可的作家之一，魯迅更是以文支持陳子展。陳子展楚狂人的性格使得他的雜文具有明顯的魯迅風格¹⁵。陳子展發表雜文時，多以筆名行世，如楚狂、楚狂老人、于時夏、蘧廬、達一、何典、何如、湖南牛、大牛、戚施、羅復等¹⁶，其中尤以「楚狂老人」和「湖南牛」最傳神。

陳子展除了以雜文名家之外，在中國近代文學、中國古代文學及文學批評史研究方面，均有開導先路的功績。其著《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》、《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》問世後，廣受好評，是近代文學研究的兩部開山之作。在復旦大學任教時，由於授課之需，編寫出版《中國文學史講話》、《唐文學史》、《宋文學史》，亦對文學史的研究與教學貢獻良多。這些有關文學流變的論著，思想敏銳、條辨清晰，具有草創文學史研究的新格局。其長期從事《詩經》研究，著有《詩經導讀》、《詩三百解題》、《國風選譯》、《雅頌選譯》等。而其畢生用力最多、體現功力最深、成就最大的《詩經》研究與《楚辭》研究，自謂「一生微尚所在，初亦唯此二書」¹⁷。明《詩》辨《騷》，「治《詩》五寫，治《騷》三寫」，幾十年來，或作或輟，終竟完成《詩經直解》、《楚辭直解》兩部力作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許傑(1901-1993)教授賦七絕詩云：「湘沅遺風澤畔吟，楚狂傲骨見精神。《詩》、《騷》直解堪千古，等價文章百世名。」¹⁸其於陳子展楚狂人之性格，以及凝聚畢生心血，薈萃各家之長，自成一家之言，允為定評之論。

陳子展是湖南長沙人，深受湘學傳統和楚文化之影響，在學術上自成一派，自稱是「不京不海不江湖」¹⁹，顯示其獨立治學研究之特質。不惟如此，楚狂老人尤具

¹⁵ 王吳軍：〈魯迅和陳子展〉，《大公報》，2012年10月17日B14版「大公園」。

¹⁶ 李立明：《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》（香港：波文書局，1977年），頁345。李立明：《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資料索引》（香港：波文書局，1978年），頁179。邵延森主編：《辛亥以來人物年里錄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601。

¹⁷ 陳思和：〈朱東潤先生與陳子展先生〉，陳思和、龔向群主編：《中華學府隨筆·走近復旦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12。

¹⁸ 徐志嘯〈陳子展先生的學術人生——紀念陳子展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〉（代序）篇首引詩後云：「這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許傑教授（已故），在得悉陳子展先生不幸去世後寫下的七絕詩，以此表達對這位學人的崇敬與緬懷之情。全詩的二十八個字，字字珠璣，形象而又精準地勾勒出了陳子展先生的一生，特別是他的生平個性與學術成就。」（頁2）

¹⁹ 陳思和：〈朱東潤先生與陳子展先生〉，頁111。又，朱寄堯：《西松庵雜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364，載「海派」一則云：「本世紀初，上海畫家、京劇演員，吸收西洋技巧以後，世人遂稱其藝術風格為海派，以別於傳統文化的正宗京派。海派是對傳統文化的標新，是中西文

魏晉名士風骨，復旦大學賈植芳（1916-2008）教授贊譽「陳子展先生是一個狂狷之士」，陳思和以為「子展教授真正的魅力還在於他那古怪的性格，或可說是一種稱得上『狂狷』的個性」，「子展老人的狂狷有著原汁原味」，令人敬重。有關陳子展的軼事，傳聞於復旦校園中，如云「子展教授在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後曾一度要調離復旦，他把自己藏書整本整本的送給一個校門口擺攤的小商販，讓他拆了紙包花生米，而自己則準備歸隱家鄉去釣魚」；又如「他住上海市中心，屬蘇州河南，復旦地處市郊東北，發誓不給他平反就不過蘇州河」；又傳說有一年，中文系要為德高望重名滿學苑的陳子展等三位老教授做壽，並紀念他們的教學業績，「聽說那一次高高興興的紀念活動被子展教授拒絕了，他的理由是，他只是一個普通人，既無異人傳授，也無祖傳祕方，又何必去湊這個熱鬧呢」²⁰？諸如此類的軼事傳聞，在彰顯楚狂老人陳子展特有的風骨。此外，網路上也流傳陳子展對白石老人（1864-1957）書畫之評論：齊白石當年自稱詩第一，字第二，印第三，畫第四。此說影響殊遠，幾成定論。而陳子展卻不以為然，直言相陳，齊白石的畫比其詩、其字、其印的水準都要高，他之所以把原屬第一的畫排列最後，是有意以畫來拉抬其他三者。白石老人怒不可遏，指責陳氏瞧不起他。風波過後，純真如孩童的白石老人精選上等田黃刻印相贈，一直到晚年，齊白石還誇獎陳子展誠實²¹。藉由以上種種傳聞軼事，陳子展狂狷之性格、率真之風貌，表露無餘。

三、楊樹達、陳子展力薦魯實先進復旦

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，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奉教育部命南下長沙，組織長沙臨時大學，後遷往昆明，改校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²²。八一三淞滬戰事起，上海租界之外頗成戰場，國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上海復旦、大同、光華、大夏四所私立大學組織聯合大學，各自籌款內遷。大同、光華以經費無著退出，復

化結合的產物。」

²⁰ 以上引述文字，見同前註，頁110。

²¹ 參見「百度百科——陳子展」，網址：<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99%88%E5%AD%90%E5%B1%95>。

²²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校史編輯委員會編：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、雲南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，1986年），頁1。

旦、大夏則遵部令，組成復旦大夏聯合大學。一九三八年二月，鑒於現狀和事實，決定復旦大夏聯合大學解體，各自獨立辦學。同年三月，內遷重慶北碚的私立復旦大學，立足夏壩建校。從淪陷區隨校內遷的數百名學生，不僅無力交納學費，就連日常生活費亦無著。學校則赤手空拳，不僅需支付徵地費用，更急需大筆校舍建築款。教職員工薪金和學生生活補助、日常教學開支等款項，雖然國民政府教育部及四川省政府給予一定補助，但對以上巨額支出實猶杯水車薪。學校當局四處奔波呼籲，亦難濟於事，學校經濟陷入極度窘境。一九三九年春，在渝復旦校董于右任(1879-1964)、孫科(1881-1973)、葉楚傖(1887-1946)、邵力子(1882-1967)、程天放(1899-1967)、余井塘(1896-1985)等商議為復旦謀求國立，以救學校於絕境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行政院會議通過，「准將復旦大學改為國立」。教育部令：「該校應自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一月起改為國立復旦大學。」²³

復旦大學中文系正式建立於一九二五年秋，其前身是一九一七年建立的復旦大學國文部。到了三〇年代初，中文系已有劉大白(1880-1932)、謝六逸、夏丏尊(1886-1946)、傅樂華、鄭振鐸(1898-1958)、田漢、趙景深(1902-1985)、曹聚仁、洪深(1894-1955)、梁實秋(1903-1987)、馮沅君(1900-1974)、葉紹鈞(1894-1988)等人執教，可謂名師如雲²⁴。一九三七年起，陳子展改聘為專職教授，同時兼任中文系主任。為擴展壯碩復旦中文系師資陣容，陳子展意欲敦聘國學大師楊樹達前往復旦任教，雙方乃有致電、復函之舉，楊樹達《積微翁回憶錄》一九四二年記載：

7月23日：陳子展昨來電請任復旦大學教授，今日覆書辭不能往，介紹魯實先、張舜徽二君。²⁵

8月15日：陳子展又來電申前請。²⁶

楊樹達以憚於遠行，未能應其所請，乃推薦魯實先、張舜徽(1911-1992)二人。陳子展收信後，再次致電楊樹達以申前請，確認楊氏不能應聘後，乃於八月十八日上簽呈云：

²³ 復旦大學檔案館選編：《抗戰時期復旦大學校史史料選編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65。

²⁴ 2017年9月27日《澎湃新聞》發表〈復旦中文學科百年——一個有傳統的學科：有人、有書、有故事〉。

²⁵ 楊樹達：《積微翁回憶錄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186。

²⁶ 同前註。

敬呈者：

中國文學系新聘教授楊樹達力辭不就，擬請於右開四人中擇一任，倘有其他賢達，則亦不拘拘於此也。

吳組綸，現任中大師範學院兼任教授，名小說家，陳望道推薦（去年）。

魯實先，北平民國學院教授，著有《史記彙注》，楊樹達推薦。

魏建功，中法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，著有《中華新韻》，由教育部頒行，何容推薦。

李青崖，大夏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，子展推薦。

右以魯君年事最輕，雖大有才識，而聲聞未顯，竊念校長平昔留意人才，獎掖後進，故子展亦樂為之介也。此呈校長鑒核。

陳子展謹呈，八月十八日²⁷

陳子展簽呈以毛筆書寫於「國立復旦大學用箋」，真跡收錄於《百年復旦：復旦檔案館藏名人手札真本、典藏本》。由簽呈中可知「中國文學系新聘教授楊樹達力辭不就」，乃就各方舉薦人選四位，呈請校長裁奪。陳子展本人雖有薦舉人選，但亦極力闡揚魯實先之才識。簽呈於「魯實先」條項載明「楊樹達推薦」，且於其上標示註記，特別強調「右以魯君年事最輕，雖大有才識，而聲聞未顯，竊念校長平昔留意人才，獎掖後進，故子展亦樂為之介也」。時值吳南軒(1893-1980)任校長，方以識拔突出人才自居，乃裁示聘任年輕學者魯實先為復旦大學教授。八月三十一日，楊氏《積微翁回憶錄》記載：「復旦大學以余介紹，來電請魯實先任教授，書告實先。」²⁸九月二十日：「魯實先書來，云不日赴渝就復旦之聘。」²⁹從此魯實先步上復旦講臺。

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，國民政府任命章益(1901-1986)擔任國立復旦大學校長。章益，又名章友三，復旦文科畢業。自費赴美留學，在華盛頓州立大學學習教育學和心理學。回國後，擔任復旦預科主任、教育學系主任。西遷避戰，被任命為

²⁷ 見《百年復旦：復旦檔案館藏名人手札真本、典藏本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有關魯實先的介紹略有出入，據〈魯實先詳歷表〉作「私立民國學院教授、民國二九年至三十一年」，又「《史記彙注》」當作「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」，此處見頁1。案：〈魯實先詳歷表〉為魯實先四十自述之簡歷。以十行紙毛筆工楷書寫，凡八頁。由魯實先哲嗣魯傳先提供。

²⁸ 楊樹達：《積微翁回憶錄》，頁188。

²⁹ 同前註，頁190。

聯合大學教務長。為使復旦的經費能從教育部方面謀求津貼得到較多的關照，在吳南軒校長策劃下，出任教育部總務司長。其後受命為復旦校長，主持校政³⁰。一九四三年，復旦大學章益校長、陳子展、魯實先都表達延請楊樹達入川任教之意。《積微翁回憶錄》記載：

7月13日：陳子展來電達復旦章友三（益）校長之意請任教。³¹

7月20日：魯實先來書致章友三、陳子展意，說明種種優待條件，並以文學院院長相畀。其意固厚，奈余憚遠行何？³²

9月28日：陳子展來書致章友三之意，謂余無論何時入川，復旦皆表歡迎云。³³

12月11日：章友三、陳子展電請赴渝；因余前有常、桃吃緊，可以西行之說也。³⁴

復旦大學屢欲延請楊樹達入川任教，並兼文學院院長之職，不惟陳子展、魯實先再三致電函請，甚至章益校長亦表示「無論何時入川，復旦皆表歡迎」。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《積微翁回憶錄》記載：「李培庚來，致陳子展書，謂余渝行中止，殊為失望。章友三仍致拳拳，謂如湘西不安，仍望命駕。諸君意厚如此，益增愧負。」³⁵楊樹達深感復旦邀聘之厚誼，然以「奈余憚遠行何」，終未能應復旦大學之聘。

四、魯實先在復旦二三事

魯實先天資精卓，慧根宿具，自幼勤奮好學，齟齬能文，動驚老儒。嘗謂：「余十七歲始志於學，竊以牢籠六合，含蓋百家，經義叢林，詞章淵海，莫過於太史公書。」³⁶乃由《史記》入手，以為畢生之職志，其曆術、文字學之成就，亦由此

³⁰ 杜作潤：《復旦校長薪傳錄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5年），頁93。

³¹ 楊樹達：《積微翁回憶錄》，頁203。

³² 同前註，頁204。

³³ 同前註，頁205。

³⁴ 同前註，頁207。

³⁵ 同前註，頁220。

³⁶ 魯實先：初版〈自序〉，《曆術卮言甲集》（臺中：油印本，1954年），頁1。

發軔。當時，日人瀧川資言(1865-1946)撰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懷鉛握槧，廿年成書，號整瞻有法度，為世所重。魯實先偶閱其書，病其疵謬疏陋，千瘡百孔，不免妄竊虛譽，貽誤方來。乃發憤述作《駁議》一文，列舉大綱，較論其失，〈魯實先詳歷表〉云：

本書乃駁正日本文學博士瀧川龜太郎《史記會注考證》而作，其綱目凡七。一曰體例未精，二曰校勘未善，三曰采輯未備，四曰無所發明，五曰立說疵謬，六曰去取不明，七曰多所剽竊。其中於校勘、訓詁，以及經子與《史記》之互異，乾嘉諸老考訂之是非，頗多謾正。而尤於〈扁鵲倉公傳〉之醫學，《春秋》之日食，以及賈誼所議改之曆術，闡發尤精。楊樹達、顧頡剛、郭沫若、錢基博等俱有題詞序跋，咸以為立論之精發蒙千載。民國二十九年長沙湘芬書局刊行。³⁷

魯實先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初稿完成，年僅二十有四而已，「蓋自古學無師承，能自樹立，年少而有大成者，未有如君者也」³⁸。長沙宿儒楊樹達見其文，歎其精博無涯涘，大聳敬之。越三年，魯實先又將《駁議》之文，擴充為一巨帙，詳徵博引，義證堅塢，尤於史事年時之差舛，指論特詳。書成付刊，震驚士林。楊氏《積微翁回憶錄》記載：

〔1937年〕

5月3日：得寧鄉魯實先書，寄示所撰《史記會註考證駁議》，凡二萬餘言。聞見甚博，且通曆法，未易才也。³⁹

〔1940年〕

7月15日：寧鄉魯實先書來，寄所撰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印本來，請作序。書言其新得三事，皆律曆之學。余皆懵無所知，殊足愧也。⁴⁰

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四日，郭沫若(1892-1978)撰〈奉贊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，調寄滿江紅〉題辭。七月二十九日，重慶《新民報》刊載〈郭沫若近作〈滿江紅〉讚美魯君駁斥倭博士〉特稿。八月十四日，楊樹達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·序》成

³⁷ 魯實先：〈魯實先詳歷表〉，頁2-3。

³⁸ 張智：〈校讀識語〉，魯實先：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，頁79。

³⁹ 楊樹達：《積微翁回憶錄》，頁133。

⁴⁰ 同前註，頁160。

撰，對於魯實先曆學之精詣，推崇備至，表彰其律曆之成就，譽之為「超越前儒，古今獨步」。嗣後，曾運乾(1884-1945)、曹孟其(1883-1949)、錢基博(1887-1957)、陳子展、顧頡剛(1893-1980)等均為之題辭，咸以為立論之精，發蒙千載。一九四一年，魯實先撰《漢鴻嘉以來氣朔表》，受中國天文學會高霽雲老人獎金。由此魯實先學殖有成，在學界嶄露頭角。當陳子展致電楊樹達，請任復旦大學教授，楊樹達力辭未就，乃推薦魯實先。陳子展呈文所謂「魯君年事最輕，雖大有才識，而聲聞未顯」，亦紀實之言；然以校長「留意人才，獎掖後進」而考量，進用真才實學者，使發揮所長，蔚為國用，亦主事者之權責。魯實先苦學有成，得楊樹達、陳子展之知遇力薦，就聘於國立復旦大學教授，時年近三十⁴¹，復旦校園暱稱為「娃娃教授」，一時傳為美談。

楊逢彬嘗撰〈娃娃教授〉一文，略述寧鄉青年魯實先著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，受楊樹達賞識，推薦為復旦大學教授⁴²。胡有猷讀後，回顧與魯實先交往事宜，爰撰〈娃娃教授補敘〉云：

「豪情只覺雲山近，漫興渾忘天地寬」，這是我贈實先詩中的兩句。實先比我大兩歲，四十年代初，我倆因交換著作而成莫逆之交。前年我去上海，和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陳子展教授談起實先，陳先生說：當年楊樹達介紹魯君來復旦任講師，但我認為他的奇才足任教授無遜色。同時我感到當時系內有些老教授，或安於現狀不求進取，或抱殘守缺無所發明，遠不及魯君。於是建議校長聘請魯君為教授，以激起大家的競爭心。後來教授會通過了魯君的著作，校長同意了 my 建議。但有些老教授仍不服氣，暗中去聽魯君講課，終於為他的學問所傾倒，甘願充宗奪席，於是一時有「李邕求識面，王翰願卜鄰」之盛況，「娃娃教授」之名即由此起。⁴³

陳子展執教復旦後，注意挖掘人才，魯實先青年有為，造詣深邃，陳子展極力薦舉，聘為復旦大學教授，對號召破格提拔中青年是有借鑒作用的，此亦為陳子展所

⁴¹ 國人計算年歲有虛實之別，拙著〈魯實先先生學術輯要〉，魯實先民國二年生，卅一年虛歲三十，實歲二十九。見陳廖安、蔣秋華編：《魯實先先生珍藏書札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1999年），頁145。

⁴² 楊逢彬：〈娃娃教授〉，《長沙晚報》，1984年6月7日。

⁴³ 胡有猷：〈娃娃教授補敘〉，《長沙晚報》，1984年6月21日。

津津樂道之事⁴⁴。

魯實先在北碚復旦，治學益勤，絃歌操觚不輟。嘗以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楚辭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及歷代詩文課士，要皆博引群書，斷以己意；剖析疑難，益能怡然理順，令人解頤；蓋其深得作者之用心，有出於訓詁考訂之外者。魯實先夙精古文辭，顧不輕作，一切酬應游觀文字皆絕弗為，而用其法泛入論辯疏釋之中。雖然詩文固非其旨趣，然偶爾涉筆，自成傑構，偶賦〈朱梅四絕〉，深契詩家比興之旨。詩云：

潤露和煙暈粉紅，妝成辛苦待東風。傳情翠麗無消息，合入青廬綺夢中。

空山水石自清華，老榦疏枝放晚花。明日暖炎爭燦爛，應知春色在誰家。

蘋蘋檀心快意初，精神澡雪日清虛。庭階未擬栽修竹，自有橫窗月影疏。

暗送微香冷更清，憑闌無語淚盈盈。窺牆儻賸殘妝在，惆悵人間宋廣平。⁴⁵

〈朱梅四絕〉初出之時，傳頌而轟動，學界耆宿、詩壇名流競相唱和，而有《朱梅唱和集》之纂輯。《朱梅唱和集》今已難尋見原書，經過多年蒐訪輯錄，當時屬和者有陳子展、盧冀野(1905-1951)、柳亞子(1887-1958)、方東美(1899-1977)、李晉芳(1901-1997)、張志讓(1893-1978)、沈尹默(1883-1961)、章士釗(1881-1973)、汪東(1890-1963)、汪辟疆(1887-1966)、李證剛(1881-1952)、敖士英、張北海、黃右昌(1885-1970)、金毓黻(1887-1962)、唐圭璋(1901-1990)等，猶可發思古之幽情，想見當時步韻唱和之盛況。魯實先嘗追敘〈朱梅四絕〉之作云：「余性率直，不善作綺語，歲在甲申，承乏復旦大學教授，偶賦〈朱梅四絕〉，自以為粗獷不足言詩，而吳縣汪旭初、長沙陳子展、金陵盧冀野，並以為哀感頑豔，迥異尋常，因相率賡和，一時屬和者數百人，纂成一冊，題曰《朱梅唱和集》。陳子展第四和有句云：『曆紀縱橫金匱度，梅詩唱和錦囊盈。』乃紀實也。」⁴⁶有關〈朱梅四絕〉之

⁴⁴ 陳左高〈陳子展談往〉、〈九旬高齡的陳子展教授〉記載展老津津樂道者之一，馮玉祥拜楊伯峻為師，親造寓所，對「子展太老師」恭行再傳弟子禮。展老津津樂道者之二，賞識魯實先，力薦為復旦大學教授。後來，郭沫若對魯也作了「當今國內罕有天才」的評價。

⁴⁵ 魯實先親筆〈朱梅四絕〉，今所知見者，一為十二行紙鋼筆底稿；一為書贈萬綸，刊《湖南文獻季刊》第6卷第4期（1978年10月），頁34；一為書贈賴明德中堂書影，見《魯實先先生逝世百日哀思錄》，頁15。以上三種著錄詩句間有異同，如「翠麗」一作「翠羽」，「暖炎」一作「暖光」。

⁴⁶ 見《湖南文獻季刊》第6卷第4期（1978年10月），頁34。

本事與賞析，詳細深入之論述，請見杜松柏著〈由朱梅四章探闡魯師實先論抒情之瑣、隔、咽、靈〉⁴⁷。

抗戰時期的北碚，是四川三大文化區之一。聚集著復旦大學、體育專科學校、戲劇專科學校、重慶師範學校、江蘇省立醫學院、兼善中學和勉仁中學等；遷來的機關有國立編譯館、國立禮樂館、中國西部科學院地理研究所、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、中央工業實驗所、水利局、中山文化教育館、兒童福利所、江蘇醫院、教育電影製片廠等等。其中復旦是擁有五院二十餘系科的完全大學，可說是北碚的重鎮⁴⁸。老舍(1899-1966)著〈八方風雨〉論「在北碚」云：

有了這麼多的學校與機關，市面自然也就跟著繁榮起來。它有整潔的旅舍，相當大的飯館，浴室，和金店銀行。它也有公園，體育場，戲館，電燈，和自來水。它已不是個小鎮，而是個小城。它的市外還有北溫泉公園，可供遊覽及游泳，有山，山上住著太虛大師與法尊法師，他們在縉雲寺中設立了漢藏理學院，教有年輕的和尚。……林語堂先生在這裏買了一所小洋房。在他出國的時候，他把這所房交給老向先生與文協看管著。因此，一來這裏有許多朋友，二來又有住處，我就常常來此玩玩。在復旦，有陳望道，陳子展，章靳以，馬宗融，洪深，趙松慶，伍蠡甫，方令孺諸位先生；在編譯館，有李長之，梁實秋，隋樹森，閻金鶚、老向諸位先生；在禮樂館，有楊仲子，楊蔭瀏，盧前，張充和諸位先生；此處還有許多河北的同鄉，所以我喜歡來到此處。⁴⁹

北碚雖是小城鎮，但聚集許多科研機構、高等學校，諸多的專家學者、詩文名家，濟濟多士薈萃群聚，蔚成北碚文化之盛事。魯實先身處其中，操觚不懈，撰著〈東魏李業興九宮行碁曆積年考〉、〈金乙未元曆朔實考〉、〈金乙未元曆朔實考辨疑〉、〈金乙未元曆命算日及歲實朔實考〉、〈宋乾興曆積年日法朔餘考〉、〈宋寶祐四年會天曆跋〉、〈陳氏《中西回史日曆》冬至訂誤〉、〈答國立禮樂館問孔子生日〉、〈四分一月說辨正商榷〉、〈鄭氏《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》糾繆〉、〈今本《竹

⁴⁷ 杜松柏：〈由朱梅四章探闡魯師實先論抒情之瑣、隔、咽、靈〉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：《紀念魯實先教授逝世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07年），頁127-145。

⁴⁸ 復旦大學檔案館選編：《抗戰時期復旦大學校史史料選編》，頁56。

⁴⁹ 老舍著，胡絮青編：《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81年），頁470-471。

書紀年》辨偽》等論文，相繼發表於期刊學報⁵⁰。期間並與學人文士交遊，如熊十力(1885-1968)著〈論本體及其他——與魯實先書〉⁵¹、郭沫若著〈題魯實先所著《漢鴻嘉以來氣朔表》〉⁵²、錢基博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題辭、汪東《漢鴻嘉以來氣朔表》題辭、章士釗〈楊遇夫兄見寄所著《春秋大義述》，郭之奇來，言君盛譽魯實先者，感舊憐才，併為此律，唯教之〉⁵³，以上詩文都刊載在期刊雜誌，可窺一斑。

魯實先與顧頡剛素有交誼，魯著〈荀子札記〉、〈宋張奎與乾興曆積年日法考〉以及〈魯實先來信：述志〉、董作賓(1895-1963)與魯實先往復三札，均刊載於顧頡剛主編《責善》半月刊中⁵⁴。《顧頡剛日記》中載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「改魯實先來信」⁵⁵，蓋指「述志」一文而言。十二月一日顧頡剛「為魯實先事，與可忠、樹幟、蔚堂談」⁵⁶，十二月十二日以及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、十月二十一日「寫魯實先信」⁵⁷。迨魯實先至北碚復旦，有地利之便，更是時相過從，其交往事跡屢見於《顧頡剛日記》中，摘舉如下：

〔1942 年〕

10 月 25 日星期日：魯實先來，與同出，到中央圖書館參觀，並訪蔚堂，遇謝承燾。與實先同到湖南館吃飯。同步至新運會，訪喜

⁵⁰ 參見拙著〈魯實先先生學術輯要〉1942-1946 年紀事，見陳廖安、蔣秋華編輯：《魯實先先生珍藏書札》，頁 145-157。拙著：〈魯實先先生與曆算學〉，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：《紀念魯實先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 3-27；收入拙著：《學曆十論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2017 年），頁 325-380。

⁵¹ 熊十力：〈論本體及其他——與魯實先書〉，《新中國月刊》第 4 期（1945 年），頁 15-17。

⁵² 《真理雜誌》第 1 卷第 3 期（1944 年 6 月）。

⁵³ 《文史雜誌》第 5 卷第 3、4 期合刊「古代史專號」（1945 年 4 月）。

⁵⁴ 魯實先〈荀子札記〉刊載於《責善》半月刊第 1 卷第 23、24 期。〈宋張奎與乾興曆積年日法考〉刊載於《責善》半月刊第 2 卷第 12 期。〈魯實先來信：述志〉，刊載於《責善》半月刊第 2 卷第 13 期「學術通訊」。董作賓與魯實先往復三札，刊載於《責善》半月刊第 2 卷第 15 期「學術通訊」。案：經查《責善》半月刊第 2 卷第 13 期，複製本無「學術通訊」欄。〈魯實先來信：述志〉一文，據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3 年），頁 451 登錄。《顧頡剛日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 年），1941 年 9 月 11 日「改魯實先來信」，蓋指此「述志」而言，同年 9 月 16 日刊載。

⁵⁵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 4 卷，頁 578。

⁵⁶ 同前註，頁 610。

⁵⁷ 同前註，頁 616、727、751。

饒嘉措，已眠。送實先行後返室。

11月7日星期六：魯實先來。與實先同到場上吃飯。回文史社談。

11月8日星期日：與實先同到場上吃點。又到碼頭問船，在小茶館內茗談。

11月26日星期四：魯實先來。⁵⁸

〔1943年〕

4月3日星期六：乘小船至北碚，轉船到復旦。……到校長室，遇陳望道等，到松鶴樓吃飯。與實先、望道、周輔齊同到青年館吃茶，看照片展覽。到實先寓所，看其稿件。與實先同渡江，到兼善公寓……今午同席：予、陳望道、何任清、周輔齊、魯實先（以上客），章友三（主）。

11月30日星期二：蔣天樞來，同到梁宗岱處，魯實先來。同到黃桷樹恭三宿舍，又至黃桷餐廳吃飯。

12月6日星期一：章校長邀至青年館吃飯。晤恭三、實先等。⁵⁹

〔1944年〕

2月8日星期二：在茶館候車一小時，方開。遇孫培良、魯實先、沈君匋、黃海平夫人。

2月13日星期日：到松鶴樓吃飯。遇方杰人、魯實先、胡安定、陳邦賢。

2月15日星期二：到復旦，晤章校長夫婦、實先、梁宗岱等。⁶⁰

一九四四年三月，顧頡剛始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⁶¹。《顧頡剛日記》三月四日星期六載：「預備下午上課。……到復旦，上課三小時（自二時至四時半）。晤陳望道、鄧廣銘、陳子展、陳定閔等，在青年館吃茶。天暮，回北碚。」⁶²三月十一日星期六：「今日學生上課有十七人，而鄧恭三、魯實先二君并來聽講，尤使我不安。」⁶³顧頡剛與魯實先互動頻繁，《顧頡剛日記》多有記載：如「寫魯實先信」⁶⁴、「魯實

⁵⁸ 同前註，頁753-754、761、768。

⁵⁹ 同前註，第5卷，頁52、196、199。

⁶⁰ 同前註，頁235、238、239。

⁶¹ 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，頁317。

⁶²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5卷，頁248。

⁶³ 同前註，頁251。

⁶⁴ 同前註，頁127，1943年8月8日；頁137，1943年8月27日；頁420，1945年3月2日；頁

先來」⁶⁵、「到魯實先處」⁶⁶、「遇實先」⁶⁷、「晤魯實先」⁶⁸等。同時，亦有魯實先與陳子展同時載錄者，如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，「到禮樂館，參加何育達婚禮，在禮堂中與友三、實先、何叔達、何育京、陳子展等談」⁶⁹。抗戰期間，杜鋼百在重慶創辦草堂國學專科學校，以研學經史為主要內容，邀請馬衡(1881-1955)、熊十力、顧寔(1878-1956)、汪東、盧前、傅振倫(1906-1999)、殷孟倫、陳子展、魯實先等到校講學和授課⁷⁰。據《顧頡剛日記》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記載：由杜鋼百、孔德邀宴，同席者有顧頡剛、馬叔平、沈子善(1899-1969)、汪旭初、熊十力、盧冀野、蔣秉南、周谷城(1898-1996)、衛聚賢(1898-1990)夫婦、侯芸圻夫婦及其女、李長之(1910-1978)、陳子展、朱子方、魯實先⁷¹。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，顧頡剛謂：「魯實先、陳子展、李芳序來。」⁷²八月十五日星期三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戰時內遷大後方的機構、人員陸續復員回遷。九月六日星期四，為僑寓北碚者將出川，地方人士設宴預餞。同席者有顧頡剛、汪旭初、魯實先、陳子展、楊家駱(1912-1991)、盧冀野、蔣天樞(1903-1988)等共約二百人。由北碚擴大聯誼會蒞會者簽名單「恰兩百人，尚有未簽名者……數尚不少」⁷³，可想見當日宴席酣暢之盛況。九月八日星期六，魯實先宴請學界同好，顧頡剛記載同席者有汪旭初、殷孟倫、解方、李聖三、林一民(1897-1982)、陳子展、盧冀野、楊憲益(1915-2009)、夏炎德、王凌雲(1899-1968)⁷⁴。十月七日星期日，杜剛〔鋼〕百設宴兼善餐廳，同席者有顧頡剛、汪旭初、陳子展、陳可忠(1898-1992)、魯實先、傅振倫、王凌

593，1946年1月18日。

⁶⁵ 同前註，頁327，1944年8月18日；頁401，1945年1月29日；頁476，1945年6月1日。

⁶⁶ 同前註，頁426，1945年3月19日。

⁶⁷ 同前註，頁256，1944年3月23日；頁291，1944年6月3日；頁318，1944年7月28日；頁587，1946年1月7日。

⁶⁸ 同前註，頁353，1944年10月20日；頁425，1945年3月16日；頁465，1945年5月12日；頁526，1945年9月14日。

⁶⁹ 同前註，頁330。

⁷⁰ 趙彥青：〈杜鋼百傳略〉，夏曉虹、吳令華編：《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9年），頁135。

⁷¹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5卷，頁445。

⁷² 同前註，頁470。

⁷³ 同前註，頁524、534-535。

⁷⁴ 同前註，頁525。

雲、趙仲舒、黃子裳、朱君毅(1892-1963)、陳望道(1891-1977)、夏炎德等⁷⁵。從以上相關記載，或可略知魯實先、陳子展與北碚學界文化人士互動來往之一斑。復旦大學自一九四五年十月起著手復員，準備遷返上海。一九四六年秋，復旦北碚近三千師生及檔案、圖書、設備，經歷無數艱難曲折，安抵上海⁷⁶。魯實先由重慶歸里，拜訪楊樹達。楊氏《積微翁回憶錄》載：「實先神彩飛越，談話旁若無人，極為可喜。相與通書十年，今始相見也。」⁷⁷

五、《殷曆譜糾譌》與〈龜曆歌〉

魯實先與陳子展在北碚復旦大學期間，同時牽涉一宗殷墟甲骨編製年曆的議題——有關董作賓《殷曆譜》的論辯。胡厚宣(1911-1995)《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》云：

談到現代關於商、周史的研究，除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論戰之外，爭論得最厲害的，要算年曆的問題了。參加辯難的有董作賓、劉朝陽、孫海波、魯實先、陳子展、章用、岑仲勉、楊憲益、莫非斯、吳其昌、郭沫若、丁山、章鴻釗、竺可楨、錢寶琮、高平子、高魯、雷海宗、陳遵媯、胡厚宣、德效騫等二十多人。尤以董作賓和劉朝陽及魯實先，衝突的更是針鋒相對。孰是孰非，迄今不決。⁷⁸

魯實先與董作賓殷曆論辯的緣起，可溯及魯實先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的撰作。在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一書中，魯實先以其精通之曆術，對於《春秋》日食，以及賈誼所議改之曆術，闡發尤精。楊樹達為作〈序〉，對魯實先書中「新得三事，皆律曆之學」，特加表彰，推崇備至，以為「超越前儒，古今獨步」⁷⁹。魯實先《駁議》一書刊行伊始，董作賓嘗向傅斯年(1896-1950)「借讀」之，其〈與魯實先書〉云：「頃於友人傅孟真處借讀大著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一書，博大精深，得

⁷⁵ 同前註，頁 537。

⁷⁶ 復旦大學檔案館選編：《抗戰時期復旦大學校史史料選編》，頁 94。

⁷⁷ 楊樹達：《積微翁回憶錄》，頁 239，1946 年 4 月 25 日。

⁷⁸ 胡厚宣：《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5 年），頁 12。

⁷⁹ 楊樹達：〈序〉，魯實先：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，頁 1-2。

未曾有，佩甚！佩甚！」⁸⁰ 書函中且以代查古曆朔閏相託，魯實先因作復書以答之，此為董、魯交往之始。

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抗戰期間，史語所先遷湖南長沙，繼遷雲南昆明，最後定居於四川南溪縣李莊之板栗坳。一九四二年，董作賓發表〈四分一月說辨正〉⁸¹，以正王國維(1877-1927)〈生霸死霸考〉之失。一九四四年，魯實先對董作賓之說，亦不敢苟同，爰撰〈四分一月說辨正商榷〉⁸²，用特獻疑，藉正明達。傅斯年時任史語所所長，為董作賓編纂《殷曆譜》作序，對《殷曆譜》一書，大大恭維，以為亙古未有之作。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云：「孔子嘆為文獻無徵者，經彥堂而有徵焉。從此治殷商西周史事者，界畫之略已具，疑年之用蓋寡，發乎勇，成乎智，質諸後人而無疑，俟諸續出史料而必合也。」⁸³ 接著又說：「彥堂之甲骨學，並世所尊，後生初學，若不挺身以沽勇，何術自見。此如話本唐僧取經，到處逢怪力亂神，欲獲一鱗之割也。」⁸⁴ 甚至於說：「必評衡此書之全，則有先決之條件在：一、其人必通習甲骨如彥堂；二、其人必默識曆法如彥堂；三、其人必下幾年功夫。然此絕無之事也。」⁸⁵ 傅斯年主政所務，表彰研究員工作之辛勞，本無可厚非，至多也不過是自我宣傳、自我評價而已。但傅氏〈序〉文含沙射影，語涉譏評，將董作賓比為唐僧，考定殷曆視為「玄奘取經」，凡評論《殷曆譜》之人，即等同妖怪，並以為必具「先決三條件」，而「此絕無之事」。不惟輕天下士，甚者流為狂妄至極。於是，魯實先、陳子展奮起強烈回擊，自此揭開董、魯殷曆論辯之序幕，引發長達十年之論戰，蔚成近代學術界之大事⁸⁶。

⁸⁰ 見《責善》半月刊第2卷第15期「學術通訊」。又見魯實先：《殷曆譜糾譌》（臺中：油印本，1954年），附錄四，頁313。

⁸¹ 董作賓：〈四分一月說辨正〉，《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》（華西協合大學）第2卷第1-4期（1941年），頁1-23。

⁸² 魯實先：〈四分一月說辨正商榷〉，《東方雜誌》第40卷第21號（1944年11月），頁31-41。

⁸³ 傅斯年：〈殷曆譜序〉，董作賓：《董作賓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7年），乙編第1冊，頁1。

⁸⁴ 同前註，頁3。

⁸⁵ 同前註。

⁸⁶ 有關董、魯論辯殷曆之原委，詳見拙著：〈董、魯殷曆論辨考實——〈一論《殷曆譜糾譌》後記〉之檢討〉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、中國文字學會主編：《魯實先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3年），頁188-203。後經增補修訂，收入拙著：《學曆十論》，頁433-477。

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，重慶《大公報》刊載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。七月二十五日，魯實先撰〈斥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之謬〉予以強烈回擊，八月二十六日刊載於重慶《新蜀報·蜀雅》十一期。九月十二日，魯實先著《殷曆譜糾譌》脫稿。陳子展〈龜曆歌——為魯實先教授新著《殷曆譜糾譌》而作〉注云：

《殷曆譜》者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董作賓積思十數年之所作也。今夏刊行。友人魯實先頃為《糾譌》一書，凡五萬言，曆表六十，附錄二萬言。於董氏所立論之五期兩派，祀統祀系，以及其所依據之曆術，所斷定之年代，所取證之卜辭、彝器，悉予裁量，而條辨所非。全書有物有序，論證謹嚴，誠晚近之佳構；方之古人，吳縝《糾謬》不是過也。⁸⁷

藉此可略知《殷曆譜糾譌》之大概。十月二十日，陳子展撰〈龜曆歌〉，刊載於重慶《新蜀報·蜀雅》。茲迻錄於下：

陳子展〈龜曆歌——為魯實先教授新著《殷曆譜糾譌》而作〉：

我聞陶唐有龜曆，秘文獻自越裳國。千歲靈龜三尺餘，細書蝌蚪記開闢。
世間神物那有此，不謂古有今亦得。今人嗜古喜得之，丹甲青聞果寶刻。
寶刻早摹考古圖，辛彝乙鼎宣甲觚。銘文卜辭先後出，地不愛寶顯其餘。
豈獨豪估居奇貨，壟斷竟亦有鴻儒。龜曆史巫神話耳，眼前突兀胡為乎？
快睹賸題蹶然喜，信殷商歟陶唐歟。元龜不自殊方獻，甲書千萬皆蟲魚。
似嫌開闢太荒渺，記王正月自殷虛⁸⁸。洹水南，殷虛上，椎埋之徒數數往。
玉魚已歿金蠶亡，前王盍卜幽宮敞。既毀不用柙中藏，求遺乃歸柱下掌。
流沙拾墜未堪夸，汲冢發覆難相仿。君不見一部龜曆何瑰奇，萬古麟經稱絕響。
游夏焉能贊一詞，初學後生徒惘惘。老夫百讀百低回，雖欲沽勇無能為⁸⁹。
精廬未許十年讀，破甑還愁半日炊。官家棧樸固焚郁，壁池芹藻亦光輝。
嚇河之臞汝何巧，有呆不賣我真呆。魯生礪落嶽奇士，頗許下走為同志。
讀罷低回始也同，勇可逼沽終與異。巴山夜雨助神思，巴水灘雷宣妙諦。
雞鳴不已勸同聲，葉落無邊識秋意。以謂讀書不讀曆，網羅貫串失年次。
如論年曆共和前，馬遷取信于雅記。荐紳難言則闕如，史之闕文何必

⁸⁷ 陳子展著，徐志嘯編：《陳子展文存》，頁 581。

⁸⁸ 原注：《殷曆譜》始于盤庚十四年正月庚申朔。

⁸⁹ 原注：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云：「彥堂之甲骨學，并世所尊。後生初學若不挺身以沽勇，將何術以自見。」

備。夏殷文獻不足徵，孔子殷人已歎歎。伊訓竹書有古今，或晚或偽俱可議。若以尚論殷周年，說有三九寧無二。取巧但論自殷遷，宋人為說紛如沸。諸王祚數各差池，謂信《外紀》抑《經世》。《御覽》雖云輯故書，《鬻熊》殆是唐人匯。牽蘿補屋圯墁工，斷鶴續鳧奇幻戲。龜乎汝壽不萬年，莫卜疑年真恨事！若稽古曆問疇人，上古六術何紛綸。《春秋命曆序》猶古，孔修殷曆語非真。維時中氣未全設，司職蒙譏失閏頻。曲技竟呈識緯雜，世傳三統詎云純。以推經傳偶有合，上世曆議猶齟齬。今據卜辭推殷術，玉靈塊不知天行。年次鮮徵月亦鮮，朔望不具求之旬。熟知旬法既歧出，理閏復難如絲棼。縱窮百術為籌策，古今新舊一一陳。達如瞿曇豈悉達，妄擬鮮于定妄人。魯生治學疾虛妄，不敢沽名敢沽謗。心瀆涌兮筆手勞，糾史正曆神為王。樂為曩哲爭鎔毫，不屑時賢與權量。偶讀賈生〈鵬鳥賦〉，便窮《庚辰元曆》狀⁹⁰。又嘗推衍《九宮》年，補算積年為首倡⁹¹。《乾興》積年與朔實，《宋志》、《玉海》相糾撞。鄭恭世子號融通，同倘準繩待宗匠⁹²。《乙未元曆》苦未詳，壬申起算說初暢。縱使精博李尚之，甄明度數何多讓⁹³。術之疏密譜依違，到眼不許一字放⁹⁴。商高以降三百家，拜此殿軍為大將。論敵相厄已云頗，老夫所揚語豈誑。吁嗟乎龜乎！霸王洵上受秦降，可得逼降素馮相！武乙好博射天神，敢將矢指占天向！吁嗟乎龜乎！若信曆數在汝

⁹⁰ 原注：實先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，證〈鵬鳥賦〉所載歲陽月日，乃據《黃帝庚辰元曆》。並謂此曆創議於賈生改曆之時，頒行於武帝元鼎之際。

⁹¹ 原注：東魏李業興《九宮行棋曆》，術數闕佚。雖博貫如郭守敬，精思若李尚之，他如朱載堉、邢士登、汪曰楨之流，皆能博稽詳考，並於此曆茫然未知。實先曾為推補其積年，詳見方豪編《真理雜誌》第1期，於是此曆氣朔始可得考。千年以來，推補古曆之朔餘歲實者有之，考定積年者，則自實先始也。

⁹² 原注：宋張奎《乾興曆》之積年朔餘，《宋史·曆志》及王應麟《玉海》所載不同。阮元《疇人傳》所載朔餘又復乖異，汪曰楨《長術輯要》、朱文鑫《曆法通志》俱未能審其是非。鄭世子《律曆融通》則謂其以丁卯日起算，其說非是。實先亦有考定，說見《東方雜誌》第40卷第24號。

⁹³ 原注：金耶律履《乙未元曆》術數殘闕，清李尚之曾為推補其歲實朔實，審其所定之數，蓋以甲子日命算，然其氣朔不符。實先謂此曆乃以壬申日命算，以證李氏所推歲實之非。說見《東方雜誌》第41卷第12號。

⁹⁴ 原注：實先于古曆之學，著述甚多。其闡明幽邃，證其疏密者，不一而足。於古今曆譜則自《通鑑目錄》以次凡數十家，俱認正其差謬。

躬，何恨明夷期待訪？君不見日在地中光明傷，箕子明夷且詳狂。成湯以來七百祀，五盛五衰卒不昌，龜生毛兮兔生角，白魚躍兮赤烏翔。聖人七竅嗟何在，太白靈旗大小張。微子肉袒牽羊恐，箕子披髮鼓琴忘。君以彝倫訪遺老，天垂〈洪範〉待新王。天有玄秘何嘗秘，地有寶藏終莫藏。吁嗟乎，洛出九疇非渺茫，洵出十譜豈荒唐⁹⁵。三百六旬、旬旬卜，七十二鑽、鑽鑽詳。衣不一縫謙曰衲，珠元九曲智為囊。合天之策寧有二，人為之妙信無雙⁹⁶。有雙自是絕無事，但令有勇何妨試？天遣玄奘為聖僧，怪力亂神徒自顛⁹⁷。日域月蜎何有哉？雖千萬人為誰避。老夫蜷伏禮佛陀，魯陽奮起揮長戈。禍崇殃咎尋常爾，朽骨其奈昌黎何！絕無之事竟有之，不信請驗吾長歌。

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子展記於國立復旦大學⁹⁸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、二十四日，陳子展〈龜曆歌〉「為魯實先生教授新著《殷曆譜糾論》作」⁹⁹，刊載於上海《立報》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，陳子展〈龜曆歌〉「為魯實先教授新著《殷曆譜糾譌》作」，刊載於上海《時事新報》，大標題作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誇大其惟一巨著引起之反響」；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，陳子展〈關於《殷曆譜糾譌》〉刊載於上海《申報春秋》¹⁰⁰。

魯實先〈斥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之謬〉、陳子展〈龜曆歌〉並有油印本郵寄當世之言文史星曆者，如：顧頡剛八月二十九日《日記》載：「予讀魯實先駁傅孟真〈殷曆譜序〉畢。」¹⁰¹竺可楨(1890-1974)九月一日《日記》載：「接復旦大學魯實先著〈斥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之謬〉。是書為董彥堂著，余未見過。傅著載《大

⁹⁵ 原注：《殷曆譜》於月日旬朔及日至夕閏祭祀列為十譜。

⁹⁶ 原注：《殷曆譜》下編卷九第一葉論卜辭拼補之法頗詳。其警句曰：「整理卜辭如綴百衲之衣，如穿九曲之珠，規矩粗備，運用之妙在于人為。」

⁹⁷ 原注：傅氏〈殷曆譜序〉之警句曰：「彥堂之甲骨學，並世所尊。後生初學若不挺身以沽勇，將何術以自見。此如話本唐僧取經，到處逢怪力亂神，欲獲一襪之割也。必評衡此書之全，則有先決之三條件在：（一）其人必通習甲骨如彥堂；（二）其人必默識曆法如彥堂；（三）其人必下幾年功夫如彥堂。然此皆絕無之事也。」

⁹⁸ 陳子展著，徐志嘯編：《陳子展文存》，頁 579-582。

⁹⁹ 陳子展〈龜曆歌〉「為魯實先生教授新著《殷曆譜糾論》作」，《立報》標題有誤，既衍「生」字，「糾譌」又誤作「糾論」。

¹⁰⁰ 參考胡厚宣編：《五十年甲骨學論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2年），頁 126。

¹⁰¹ 顧頡剛：《顧頡剛日記》，第 5 卷，頁 518。

公報》，余閱讀其中〔內〕容有譽揚失實之處。」¹⁰² 楊樹達九月二十六日致函董作賓云：「魯實先兄昨寄到駁傳文字，來書略以傳君詞鋒太銳，故不得不發，然牽涉及公，心殊不安。蓋學術見地不同與交誼無涉也。」¹⁰³ 徐炳昶(1888-1976)十月十三日致函董作賓云：「孟真為大著所作序，態度實不甚佳，蓋『後生小子，挺身沽勇』，實係佳事，身為最高學術機關之首長，當鼓勵之，不當壓抑之。孟真此序頗有壓抑『後生小子』之嫌疑，以致引起魯實先之激烈反動。魯君雖態度更壞，然亦孟真有以致之。」¹⁰⁴ 陳垣(1880-1971)十一月一日致函魯實先云：「久不得國內外學術消息，即日閱報知悉伯希和先生逝世，為之不憚者竟日。忽有人叩門，遞到由尊處寄來吾家子展〈龜曆歌〉。讀畢，精神為之復振，始知正朔果在江南，王景略之言不虛也。失一伯希和，得一魯實先，差可相慰。且未論其是非，而先論其精神，白虎石渠之辯，特再興於今日，何幸如之。」¹⁰⁵ 由此可知，學界對此事之反應。

董作賓致函楊樹達謂：「魯實先及陳子展兩君竟與弟作對，攻擊不已，殊出意外。」¹⁰⁶ 楊樹達側聞所得，「據復旦他友見告，有鄧君者亦在復旦教書，實先向亦交好，然鄧君時時有語言刺激實先之處，故實先尤不能忍云云。旁觀觀察如此，或亦近真也」¹⁰⁷。楊氏此言實有見地，允為持平之論。試觀鄧廣銘(1907-1998)十月十九日致函董作賓，云：「此間之妄人魯實先於報上見及孟真先生之序文，竟至譁然大鬧，以為所謂『後生初學』者，即專指彼而言，遂與其同鄉同系並臭味全同之陳子展通力合謀，積十數日夜之力而作成一篇王婆罵雞式之文字，自己出資油印，四處寄發，而丁山、陳遵媯之流亦竟有復函喝采者。」¹⁰⁸ 魯實先、陳子展聯手對《殷

¹⁰² 竺可楨：《竺可楨全集·日記》（上海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第9卷，頁503-504，1945年9月1日。

¹⁰³ 董作賓：《殷曆譜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7年），附錄，頁809。

¹⁰⁴ 同前註，頁799。

¹⁰⁵ 陳垣：〈致魯實先書〉，陳廖安、蔣秋華編：《魯實先先生珍藏書札》，頁7。本函《陳垣來往書信集》失載。

¹⁰⁶ 楊逢彬整理：《積微居友朋書札》（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138。

¹⁰⁷ 董作賓：《殷曆譜》，附錄，頁809。

¹⁰⁸ 同前註，頁785。鄧廣銘，字恭三，山東臨邑人。北京大學畢業，胡適與傅斯年的學生。1936年，胡適聘鄧廣銘為北大文科研究所助理員，兼史學系助教。1940年，鄧廣銘隨傅斯年的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。1942年2月19日傅斯年致朱家驊函云：「前以友人鄧廣銘君為長才積學之賢士，曾以推薦于左右，荷承復書，隨時留意。」見王汎森、潘光哲、吳政上主編：《傅斯年遺札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1年），第3卷，頁1231。1943年7月，經傅

曆譜》強力回擊，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實為始作俑者。傅氏〈序〉文詞鋒太銳，譽揚失實，語涉譏評，引致反彈，益以有心人之煽風點火，遂使殷曆論辯烽煙瀰漫，綿亙十年之久。魯實先〈斥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之謬〉一文，後易題為〈讓傅斯年《殷曆譜·序》〉，收入《殷曆譜糾譌》附錄四，署云：「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廿五日脫稿於北碚復旦大學。八月廿六日刊於重慶《新蜀日報》，並以油印本與〈四分一月說辨正商榷〉一文，郵寄當世之言文史星曆者，及董、傅二君。旋得高曙青（魯）、楊遇夫（樹達）、竺藕舫（可楨）、李樂知（儼）、錢寶琮、李曉舫、張鈺哲、王曉湘（易）、郭鼎堂（沫若）、陳遵媯、唐立庵（蘭）、胡厚宣，諸君來書，皆許為知言。且唐立庵方擬為文以正《殷曆譜》之謬，因謫余將有作，故爾輟牘。諸君或精研卜辭，或諳習曆算，與愚多未謀面，而皆獎飾同詞，可見是非自有公論。」¹⁰⁹ 由以上引述文字，或可概見當時學界之迴響。

六、真情至性酬知己

一九四六年，魯實先由重慶歸里，兼任湖南私立蕪江中學校長，國立蘭州大學來聘為文史系教授¹¹⁰。陳子展隨復旦大學復員，由北碚遷返上海。同年十一月二日，陳子展為舊作〈題魯實先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——兼寄楊遇夫、潘洛基〉、〈再題實先《駁議》仍呈遇夫先生〉六絕自注並撰後記。十一月五日，刊載於上海《時事新報》。茲逐錄如下：

〈題魯實先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——兼寄楊遇夫、潘洛基〉¹¹¹：

駁倒瀧川一世驚，奇才雄辯有公評。廬陵少作江河在，不畏先生畏後生。

實先評駁日人瀧川資言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張季龍詩，郭鼎堂詞，皆許實先為奇才。遇夫來書亦稱實先為有天才，且謂顧頡剛亦至稱許之。吾謂《駁議》特其少作耳。

斯年舉薦，鄧廣銘被聘為北碚復旦史地系副教授。傅斯年與鄧廣銘同籍山東，又有師生情誼，傅氏於鄧廣銘更有舉薦之恩，鄧氏函告云云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¹⁰⁹ 魯實先：《殷曆譜糾譌》，附錄四，頁333-334。

¹¹⁰ 魯實先：〈魯實先詳歷表〉，經歷項，頁1。

¹¹¹ 陳子展著，徐志嘯編：《陳子展文存》，頁582-583。魯實先珍藏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上海《時事新報》剪報。「廬陵」原作「廬陵」。注文小有出入。

注史何如四史難，易王平淡少波瀾。敖倪二老開湘派，再鑿龍門與世看。

《駁議》中於王益吾《漢書補注》、《後漢書集解》，謂為稗販。其於易寅村《三國志義證》，似未見其書，故置而未論。又于合川張森楷《史記新校注》，亦有微辭。吾勸實先早日完成其《史記廣注》，則《四史》之新注皆由吾湘人完成之，史學中寧無湘派之地位乎。且近百年間，吾湘史學為盛。自魏默深、鄧湘皋、羅研生、皮鹿門、王壬秋、王益吾以及葉奐彬，易寅村、樾村兄弟皆有著述。吾擬為專文述之，生事卒卒，猶未皇也。

漢聖非劉定屬王，分傳絕學得潘楊。天聲同向人間播，一代威靈萬代光。

記《北史》中稱劉顯、劉炫熟精《漢書》，時人稱為漢聖。遇夫為王祭酒弟子，邃于《漢書》之學，有著作多種，大氏自《漢書》出發。當部聘教授推選時，吾首推遇夫，謂為今之漢聖，由通《漢書》假借而通六書，而通群經，而通諸子，而通殷契、周金古文字。硯基留美時，常與美教授戴德騫同譯《漢書》本紀，則我《漢書》之學沾概及于域外矣。吾以為傳《漢書》之學，亦可謂播大漢之天聲者也。

〈再題魯實先《駁議》仍呈遇夫先生〉¹¹²：

別本同傳固足驚，使無別本著何評。斯人竊疾紛紛說，口業都從磨舌生。

遇夫致實先書，謂夫己氏《三國志義證》，人疑其攘竊。此亦夫己氏平昔好磨舌刺人之極也。

解莊祭酒亦推王，解老探源有潘楊。日月俱懸誰不見，眾星仍許有清光。

王益吾祭酒有《莊子集解》，遇夫有《老子古義》，予因論《漢書》學而聯想及此。王、楊齊名，古已有之。倘以潘、楊並論，遇夫亦笑而許之乎。

為注一書多辯難，括蒼狂士舌翻瀾。好奇我自傳嘉話，莫作齊東野語看。

右贈實先教授六絕，係五年前舊作，曾載復旦大學湖南同鄉會會刊，外間絕少得見，今發表於此（迄未全文發表）與當代學人共見之，此固論學之詩，非必詩人之詩也。魯先生年少美才，復傲物揚己，犯庸俗大忌，今稍稍破觚為圓矣。潘先生精于中西史學，謙卑自牧，亦為流俗所忌，可謂俗惡俊異，世皆文雅，今古同慨者已。

¹¹² 同前註，頁583-584。魯實先珍藏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上海《時事新報》剪報。標題無「魯」字。「有潘楊」原作「獨讓楊」。注文小有出入。

一九四五〔六〕年十一月二日 子展記¹¹³

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陳子展著〈郭沫若與魯實先〉，十二月三十一日刊載於上海《時事新報》¹¹⁴。翌年，復旦大學畢業生李芳序致函魯實先，寄示近作小詩，以及上海《時事新報》刊載陳子展著〈郭沫若與魯實先〉一文¹¹⁵。

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，魯實先應聘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¹¹⁶。同年十一月二日，上海同濟大學郭紹虞(1893-1984)¹¹⁷主任致函陳子展，請託陳子展代為引介，盼下學年能延聘魯實先至上海同濟大學中文系任教¹¹⁸。十一月六日，陳子展致函魯實先，轉達同濟郭紹虞延聘之意。函云：

實先吾兄史席：

久未得來訊，深以為念。弟頃來每周教二十五小時，批閱文卷一百本。如此猶無以為活，可見教授生活之苦，尤以居上海者為然也。同濟大學中文系主任郭紹虞先生有意聘兄來滬，明秋想能來此。有復旦與同濟，則吾兄來此，或者不至十分困乏乎？勿布不宣。敬問大安。

弟子展頓首 十一月六日

簡菴先生乞代致候¹¹⁹

十一月二十三日，陳子展又致函魯實先，再次轉達同濟郭紹虞延聘之意，並告知已將《殷曆譜糾譌》交付章士釗，章氏謂為可付木刻，金陵刻經處可以託辦。函云：

實先吾兄左右：

前月曾有一函寄中正大學，又一函係寄寧鄉，以久不得嘉訊，不知頃在

¹¹³ 魯實先珍藏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上海《時事新報》剪報，文末署「卅五年十一月二日，子展記」，上海《時事新報》刊頭日期為「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」。陳子展著，徐志嘯編：《陳子展文存》，頁 584，年代換算有誤，「一九四五年」當作「一九四六年」。

¹¹⁴ 魯實先珍藏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《時事新報》剪報。

¹¹⁵ 陳廖安、蔣秋華編：《魯實先先生珍藏書札》，頁 52-55。

¹¹⁶ 魯實先：〈魯實先詳歷表〉，頁 1。

¹¹⁷ 郭紹虞，江蘇蘇州人，中國語言文學家。1921 年與葉聖陶等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，「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、整理中國舊文學、創造新文學為宗旨」。郭紹虞以「照隅室」作為齋名，著有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、《滄浪詩話校釋》、《宋詩話考》、《漢語語法修辭新探》等。郭著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，朱自清譽為「開創之作」。

¹¹⁸ 陳廖安、蔣秋華編：《魯實先先生珍藏書札》，頁 16-17。

¹¹⁹ 同前註，頁 15。

何所也。同濟大學中文系主任郭紹虞兄得弟〈龜曆歌〉，欽企吾兄之學問，屬為介紹到同濟，盼能於明夏東來。前函曾將郭兄手札附陳，想蒙警及。頃郭兄又特到復旦弟處問訊，望兄先復我數行，以便轉告。大著已交於章行老，李戊老同去。行老謂為可付木刻，金陵刻經處可以託辦，不久，弟當再去一問。無論由行老付木刻，或另覓他處承印，不久當有決定奉告也。弟胃病復發，劇於往時，倘係胃癌，必將不治，不知能否復與吾兄相見劇談三日也。奈何！奈何！勿問大安。

弟子展頓首 十一月廿三日¹²⁰

當時，魯實先為靳中捐募圖書儀器，駐居長沙有日，陳子展一函寄中正大學，又一函寄寧鄉，皆久不得音訊，不知其頃在何所，故再函告。函文謂「大著已交於行老」，由後續數函研判，「大著」係指《殷曆譜糾譌》；「章行老」，即章士釗，字行嚴，號孤桐，湖南省長沙人。曾出任清宣統教育司長、段祺瑞(1865-1936)臨時執政之教育總長。後出任東方大學教授、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。九一八事變後，回上海掛牌作律師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陳子展再致函魯實先，再三轉達同濟郭紹虞延聘之意，可於復旦之外，兼為同濟幫忙，或為同濟專任而兼為復旦幫忙，並寄示詩作。函云：

實先吾兄：

辱損書，欣悉已到南昌，尊況臻勝為慰。同濟大學中文系主任郭紹虞教授屬介兄去彼處擔任教席，希望即有諾言，以便明夏不致臨事遽遽。其致弟書已寄交，尊夫人曾有來書，謂將轉致，未審到否？望速報嘉訊，以慰喁望。倘大駕能來，則可於復旦之外兼為同濟幫忙，或為同濟專任而兼為復旦幫忙也。拙詩有涉及吾兄者附呈一閱。匆匆不一，敬叩大安。

弟展頓首 十二月廿四日晚

二校相距坐車十分鐘可達。¹²¹

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，陳子展致函魯實先，感謝魯實先家用已繁，卻又遠致厚貺，分俸相贈之盛情隆誼。並將原寄詩作之尚存數份，檢出郵寄，另附〈代章益校長祭李老校長〉一文。且謂日內當往章士釗處索回《殷曆譜糾譌》。函云：

¹²⁰ 同前註，頁 18-19。

¹²¹ 同前註，頁 20。

實先吾兄史席：

兩奉手教，誦悉一切，適在病中，稽答為咎。遠辱厚貺，至不敢當！況尊夫人初至南昌，家用已繁，分俸贈我，私中何能安乎？惟有中藏勿忘而已。屬寄拙詩，尚存數分，特為檢出郵寄。尊稿尚在行老處，日內當往索回，如何處置，另行奉告。行老謂當為付木刻，不知其近日意見云何也。勿問道安。

弟陳子展頓首（三十七年）一月卅一日

另附〈代章校長祭李老校長〉一文，至為拙劣。以兄於李老校長行事或未盡知，得此可以悉其大略也。¹²²
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，陳子展致函魯實先，再次感謝魯實先贈金之舉，並告知與中正大學林一民(1897-1982)校長在上海晤談，知悉魯實先在南昌近況。又提及獲讀王易(1889-1956)手札，並告知復旦大學之校況與自己之病況。函云：

實先吾兄左右：

去歲之暮，遠辱厚貺，曾有謝書，想蒙警及。前月林校長來滬，得一快譚。於南昌民生疾苦情形亦曾及之。詢及尊況，謂為佳勝，逾在蜀時，有夫人持家，有兒郎繞膝，即此妻孥之樂已異尋常也。簡菴先生之公子述綱君春初返校，獲讀簡菴先生手札。十年不見，得此如見其人，此老興會不減當年。與吾兄文讌往還，氣類相孚之樂，當益逾兄在蜀時也。此間校況如常，日前自費生要求救濟，聞章校長已允許改為師範生待遇。法商兩學院例無師範生者，則許其轉院轉系，得列為師範生，因此已無問題。賤況愈下愈況，差幸胃病未大發，日食麵條，有時不得下咽。奈何！奈何！勿布不盡。敬叩著安。

弟陳子展頓首 五月廿五日¹²³

函中所謂「簡菴」，指王易，時任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。六月，魯實先離開南昌，攜眷返湘¹²⁴。七月十九日，陳子展致函魯實先，函告年來曾多次去章士釗處，索討

¹²² 同前註，頁 21。

¹²³ 同前註，頁 22-23。

¹²⁴ 谷霽光七月十二日致函魯實先，云「月前進城奉謁，適大駕已攜眷返湘，未獲把晤，良用悵然」，見同前註，頁 42。王易七月十九日復函魯實先，云「前聞挈眷返珂，悵然疑賢者有出晝之意」，見同前註，頁 37。

《殷曆譜糾譌》，皆不得如願，盼魯先生直接通函章氏，請速寄還。並告知復旦人事仍舊，曾力辭兼職未果。文學院籌設文史研究所，熊十力可來任職，汪東、楊樹達、殷孟倫等或可來此，人事倘如上變動，詢魯先生明年肯來此乎？函云：

實先兄：

陳達三先生來，奉讀來札，知己返湘。尊稿在章行老處，弟曾與李青崖先生同去索回，謂須題詩，故未攜歸，此係今年春初事。時逾一年，最近兩月，連續四、五次去取，未見其人，亦未見其記室。有兩次留言，不答；去函亦無回音；曾又去函罵他，又再致函其秘書，一直不理。弟不悉章住宅何在，但知其事務所在上海中正中路達巷。望兄直接通函此地章士釗律師事務所交他，請他寄還可也。箱子一口，陳先生謂太重，不肯帶去。以後林校長來，當託他帶。此間人事仍舊，弟力辭兼職，又未得准，麻煩無已，奈何！奈何！本年度文學院籌設文史研究所，熊十力先生明日可來任職，汪旭老如辭去國立禮樂館，亦可再來。倘楊積老今年果真休假，肯來復旦，當可聘請，但弟尚未與之通訊。孟倫或可來此教音均學。以兄目前留湘、贛，生活較優裕，當不願來。倘此間人事如上變動，明年肯來此乎？望治太急，仍望不有此念也。

七月十九日子展書¹²⁵

七月二十日，陳子展致函魯實先，謂已得章士釗秘書來函，囑去取回《殷曆譜糾譌》。並再以熊十力中秋前後可來，文史研究所在籌設中，盼魯先生能來此，增益復旦大學之光彩。函云：

實先吾兄史席：

昨發一航快函，計先此邀警。尊稿已得章律師秘書來函，屬去取回。俟取得後，即用航掛奉上不誤。熊十力先生中秋前後可來，文史研究所在籌設中，倘吾兄能來此，則于校有光矣。勿問著安。

弟展頓首 七月廿日¹²⁶

七月二十五日，張濟勛致函陳子展，謂其母舅章士釗本擬為魯實先《殷曆譜糾譌》作序，適以病後精神未復，先書一簽，容健康復原再行補寄一序。並將魯實先文稿

¹²⁵ 同前註，頁 24-25。

¹²⁶ 同前註，頁 26。

二本內附書簽一紙奉還¹²⁷。

以上往來書札，寫於魯實先、陳子展在北碚復旦分別之後。兩地睽隔，惟藉書札往返，互通音訊而已。陳子展在上海為魯實先之出處去就，多次轉達同濟大學中文系郭紹虞主任延聘之意，且為魯實先《殷曆譜糾譌》之出版，與章士釗多所周旋，章氏謂可付木刻，金陵刻經處可以託辦，而終未付諸行動。陳子展多次前往索取，均不得要領，惟有冀其寄還而已。由書札內文觀之，陳子展為魯實先謀事，可謂盡心盡力。而魯實先由重慶歸里後，服務鄉梓，兼任湖南私立靳江中學校長、寧鄉縣文獻委員會委員，一九四七年應聘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，攜眷前往江西南昌。陳子展素患胃疾，此際胃病復發，劇於往時，魯實先分俸贈為藥金，陳子展銘感於心，致函表示「遠辱厚貺，至不敢當！況尊夫人初至南昌，家用已繁，分俸贈我，私中何能安乎？惟有中藏勿忘而已」。可知陳子展、魯實先之交誼深篤，溢於言表，雖古之君子交，亦無以遠過。

魯實先《殷曆譜糾譌》取回後，曾與《學原》發行人徐復觀商議。徐氏表示《殷曆譜糾譌》專著，若在期刊發表，恐前後割裂零碎，不能滿讀者之望。《學原》雜誌社正與書局接洽，編入叢刊中。如能設法約寫成三萬字左右，先在期刊發表，再將全部付印亦未為不可¹²⁸。然此一提議，竟以大時代之巨變，未能在大陸刊行。魯實先間關來臺後，初由舊好延入嘉義中學課讀。一九五二年，徐復觀應臺中省立農學院林一民院長之邀，在該校任教。林一民在大陸時期，曾擔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，魯實先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間，執教於中正大學，與林一民為舊識，一九五三年乃受聘為臺中省立農學院教授。居處小定，爰董理舊業，踵跡前修，權辦殷周曆譜之疏闕，掇輯舊撰曆術文字益以新作，結集為《殷曆譜糾譌》、《曆術卮言甲集》二書，經由徐復觀居間協助，方得其友人資助，以油印本刊印行世¹²⁹。

七、楚狂魯子傳嘉話

楚狂老人陳子展，秉性率真，為人狂狷，具魏晉名士風骨，尤擅長於雜文與

¹²⁷ 同前註，頁 27。

¹²⁸ 同前註，頁 77。

¹²⁹ 拙著：〈魯實先論著與徐復觀的翰墨緣〉，東海大學中文系編：《緬懷與傳承——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85-111。

古典詩文之撰作。其雜文兼擅犀利冷峻的「魯迅風」與涉筆成趣的「知堂體」，而古典詩文則有如昌黎(768-824)筆力之遒勁，風格高華。畢生心血凝聚於明《詩》辨《騷》，爰有《詩經直解》、《楚辭直解》之作，自謂「一生微尚所在，初亦唯此二書」，而其成就卓卓，「《詩》、《騷》直解堪千古」，允為定評。在學術上自成一派，所謂「不京不海不江湖」，有以見其薈萃百家，自成一家之言之氣慨。

魯實先天資精卓，慧根宿具，生性強矯，特立獨行；事父純孝，言似狂慢，而推伏孔子、太史公，幾無間言。早歲志學，專精致力，淹通四部，融貫經史，以《史記》成名，尤覃精曆術、文字之學。其推補積年，考訂法數，曆術造詣，可謂古今獨步；尤精研文字之學，創通義類，主張「四體六法」，融會甲金匱文及經義，昌明六書皆造字之法，正補《說文》釋形釋義之誤，實度越戴、段「四體二用」之說。其夙精古文辭，用其法泛入論辯疏釋之中，攄心篇章，運筆典雅，蹊徑獨闢，而文成法立，炳為奇觀。

魯實先與陳子展之遇合，長沙宿儒楊樹達之居中引介實為關鍵。青年學者魯實先學無師承，因得楊樹達之知遇薦舉，陳子展以魯實先年事最輕，雖大有才識，而聲聞未顯，乃以獎掖後進，破格晉用，聘請為復旦大學教授。陳氏〈龜曆歌〉有云：「魯生礪落嶽奇士，頗許下走為同志。」其推誠服善，獎掖後學，有足為楷模者。魯實先雖早歲苦學有成，第奉楊樹達為見知師，言談行文之間，特稱遇夫先生而不名，且蒐訪楊氏遺著，為刊《積微居叢書》¹³⁰於臺島，以報其知遇，亦有以見魯實先醇篤之行誼。

大時代的劇變，兩岸形隔勢禁，音訊渺茫，生死未卜。陳子展在上海，迭經交代、檢討、反省、文革勞改，被劃為右派，而不改其「湖南牛」之秉性，蓄鬚以示抗議。魯實先倉皇南走，迭經困厄險難，始得避地香港，而謀職無著，衣食無所資，曾一度為小工，不得已賣文為生，克勤克儉，稍蓄積餘，得迎尊人魯渭平(1893-1977)將軍至港，隨侍入臺；初在嘉義中學課讀，隨後相繼就聘臺中農學院、東海大學、臺灣師範大學教授。而太夫人周氏、夫人陶氏及子女四人，終以勢格，不得攜隨。骨肉離散，團聚何期？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晚，魯實先以腦溢血逝世於臺灣大學附設醫院，享年

¹³⁰ 楊樹達：《積微居叢書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70年）。魯實先撰〈積微居叢書引言〉，冠於書首。

六十有五。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卜葬於臺北南港墓園。殯日不訃告而至者達數千人，門弟子墨經執紼，師大校園輓幛似雪，報章雜誌競相報導魯實先行誼。同日晚，魯實先尊翁魯渭平病逝，享年八十有六。魯實先逝世百日，門弟子蒐輯悼念文字，編為《魯實先先生逝世百日紀念哀思錄》。後並鳩資建亭於南港墓園，立「澗慶夫子紀念亭碑」¹³¹。春秋禮祀，永懷追思。

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五日，魯實先哲嗣魯傳先致函陳子展，告知魯實先在臺過世。九月十日，陳子展復函魯傳先，謂魯實先之溘焉逝世，為我國古天算學、古語言文字學、古文史考訂之學方面，一個不可彌補之損失，並致唁慰之意。函云：

傳先賢世講：

八月十五日來函，驚悉尊人實先先生逝世，為之痛惜至今，乃得秉筆復信。故人之子能世具家學，又不忘世誼，與我通訊，實令我為之感喟至深也。實先先生之溘焉逝世，不獨為親友哀，且為我國古天算學、古語言文字學、古文史考訂之學方面，一個不可彌補之損失，此我所以痛惜而未能自己也！尊慈夫人我未見過，今失其老伴，悲痛自是倍於恆情，望為我代致唁慰。勿復不備。望節哀自重！

陳子展手上 1980年9月10日

我擬於下月初搬到復旦大學新七號宿舍。¹³²

一九八六年七月五日陳子展復函魯傳先。析論魯實先遺著出版事宜，謂可放棄版權，保留著作權。留到將來有賢子孫，述祖德，誦先芬。並謂《殷曆譜糾譌》是一部有貢獻、有永久價值的遺稿。函云：

傳先賢姪世講：

多久不通訊。您好！你媽、你妹、及附寄來你叔叔給你的信都已看過。尊公實先教授遺著，大約估計在國內寫的，在國外寫的，合起來百萬字。主要著作當然是《殷曆譜糾譌》那部稿子。其他論著合在一起，至少可訂成兩冊，32開本，一千頁以上。這是專門論著，能讀下去的人不多，買此書的

¹³¹ 〈澗慶夫子紀念亭碑〉一文，由杜松柏撰文，王甦誌銘，施人豪恭書。1979年歲次己未12月19日立。碑末門弟子署名，依姓氏筆畫為序：王甦、王大千、王永誠、王讚源、田博元、吳璵、李國英、杜松柏、周行之、周虎林、林奶乾、胡毅、施人豪、耿慶梅、張建葆、許鏐輝、廉永英、黎建寶、賴明德、蔡信發、劉至誠、龍思明。

¹³² 1980年9月10日陳子展函，由魯實先哲嗣魯傳先提供。

人也就少了。自己出，不方便。就是說，不合算。印出了也沒地方堆放，書店老闆不肯賠錢。你就放棄版權，他也未必熱心出版。從前中央研究院為了這部古曆寶書，據說花了十多年寫作工夫，花了寫作組幾個人的俸錢及其他開銷約銀元二三十萬。何況他們狂妄，各自以為京派大師觸怒了你父和我，稍稍回擊了一陣子，他們就棄甲曳兵而走，傅斯年竟氣得高血壓毛病大發，早就逃出山城，竄到臺灣寶島修養去了。不久嗚呼哀哉了。你叔叔在海外，海外尊公的朋友學生，他們能找得出版者，你就放棄版權，只保留著作權，留到將來有賢子孫，述祖德，誦先芬。總之，這是一部有貢獻、有永久價值的遺稿，彼其之子是沒奈何我們的！敬祝侍福！曼君姪郵票退還。另附小兒志申收存的兩枚寄她以供清玩。

展又白。七月五日。光明付郵。¹³³

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，陳子展致函魯傳先，謂《殷曆譜糾譌》及《曆術卮言甲集》上海書肆未見有出售者。並指示日後魯實先旅襯歸葬，開會追悼，永祝安息。函云：

傳先賢世講：

八六年七月十二日來書已悉。頃由醫院歸，乃復此札。尊人實先先生所著《殷曆譜糾譌》及《曆術卮言甲集》二書，上海書肆未見有出售者，不知何故。他日臺島收回，中國大一統告成。實先先生旅襯當經過火葬以骨灰奉歸，並開會追悼，永祝安息。此做放翁遺詩子孫毋忘告祭意也。惜愚不可能以生翬一束來會葬矣！敬祝侍福！

陳子展手復。十月二十五日。時九十省歲。¹³⁴

從以上三件信函，可見魯實先與陳子展誠摯深厚的交誼。故人之子魯傳先能世具家學，又不忘世誼，與失聯多時的陳子展通訊，令人感喟至深。陳子展聞知魯實先溘焉逝世，痛惜未能自己，深慨我國古天算學、古語言文字學、古文史考訂之學方面，一個不可彌補之損失。《殷曆譜糾譌》是一部有貢獻、有永久價值的遺稿，宜保留著作權，以待將來有賢子孫，述祖德，誦先芬。異日魯實先旅襯火化歸葬，應有追思儀式，此做放翁遺詩子孫毋忘告祭之意。楚狂老人對故人之子諄諄教誨，

¹³³ 1986年7月5日陳子展函，由魯實先哲嗣魯傳先提供。

¹³⁴ 1986年10月25日陳子展函，由魯實先哲嗣魯傳先提供。

剖陳魯實先遺著出版，以及歸葬故里之事宜，都可見陳、魯篤厚之情誼。陳子展為魯實先《殷曆譜糾譌》撰古歌行〈龜曆歌〉，事隔已四十餘年，從復函中猶可感受煙硝殘存之餘味，可想見當日論爭之激烈，而陳子展與魯實先在北碚復旦的相處，前後不過五年，而其所建立的同鄉、同系、氣類相孚的革命情感，卻越發牢固而彌堅。一九九〇年四月八日，陳子展逝世於上海華東醫院，享年九十有二。生前遺囑：不開追悼會，不向遺體告別，不留骨灰，不發訃告。慨見其楚狂傲骨，瀟灑飄逸，遺世獨立之風範。

八、餘 論

殷曆論辯問題，引發學界爭議。魯實先《殷曆譜糾譌》一書，最具系統條理，其糾駁《殷曆譜》之謬訛，主要基點圍繞三大主題：年次無考，殷曆無徵，卜辭難據。經過增修補證，全書凡三卷，「上卷十萬言於董氏所立論之五期兩派，祀統祀系，以及其所依據之曆術，所斷定之年代，所取證之卜辭彝器，皆條辨其非。中卷五萬言，乃取古今曆術五十六種，推步西元前一二六八年之氣朔，以證董氏曆譜之謬。下卷為附錄四篇。此書詮釋卜辭彝器，頗饒精義，其駁正諸家之說者，尤不一而足，非專為董氏一書而發也」¹³⁵。陳子展嘗謂：「這是一部有貢獻、有永久價值的遺稿。」¹³⁶包遵彭(1916-1970)〈論魯氏《殷曆譜糾譌》〉亦謂：「用最保留的態度說：『這至少是自有甲骨學以來，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。』」¹³⁷可惜因當時戰亂頻仍，物力維艱，祇能以油印本問世，數量有限，流傳不廣，故世人多莫知其詳。而董作賓始終未站在學術立場正面予以答覆。試問《殷曆譜》果真完善到無懈可擊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勞榦(1907-2003)院士〈幾篇重要文字概述〉云：

董作賓先生用唐僧一行更改竹書的年代為公元前 1111，其實一行想調和劉歆與竹書，亦不足據。董氏採用一行說法，其中漏洞甚多，所用甲骨日食皆十分勉強，不足信據。(頁 464)

只可惜他的工作在進行時已發現不少矛盾的地方，還要把持不懈，一直要做

¹³⁵ 魯實先：〈魯實先詳歷表〉，頁 4，《殷曆譜糾譌》（民國四十年受教育部學術獎金）。其下卷附錄四篇，有部分為後來增補之作。

¹³⁶ 1986 年 7 月 5 日陳子展函，由魯實先哲嗣魯傳先提供。

¹³⁷ 包遵彭：〈論魯氏《殷曆譜糾譌》〉，《幼獅月刊》第 2 卷第 6 期（1954 年 6 月），頁 7。

下去。……尤其是年曆都排在武丁以後，而月食卻要追溯到盤庚以前，這是不合理的，因而也就形成了可靠性究竟有多少的問題，而勢必另求解答。

（頁 465）

《殷曆譜》排列帝辛的年數，也是很大的漏洞。……以此來例證其餘，那就《殷曆譜》所記年代決不可據。若年代決不可據，則根據年代而推的曆譜，當然更大有問題了。（頁 465）

再看劉歆說，只有僧一行好奇，全然襲取劉歆，而且妄改竹書原文，董先生可以糾正而不糾正，使精心費力的《殷曆譜》多所缺失，這就太可惜了。

（頁 466）¹³⁸

由以上引文可知，董作賓《殷曆譜》有其草創之功，但絕非不可評議。魯實先著《殷曆譜糾譌》，陳子展仿韓愈〈石鼓歌〉撰〈龜曆歌〉古歌行，相得益彰，誠如郭紹虞所謂：「無此才者不能為，無此學者更不能為也，亦惟有如昌黎之筆力，纔足與魯先生之學術相副耳。」¹³⁹魯實先、陳子展有湖南同鄉之情誼，又是復旦同系的教授，更是擇善固執，氣類相孚之至交，「不苟同，不苟異，不溢美，不溢惡，實事求是，無徵不信」¹⁴⁰，其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同心一意，挺身抗辯，據理力爭，以張公道，尤足以彰顯其熱愛真理，捨我其誰，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氣慨，又豈是傳言「私憤」之臆度所能深詆者？學術是非自有公論，真理越辯越明。殷曆論辯之問題，攸關上古歷史文化之建構，這是何等嚴肅之課題！若逕以私人恩怨視之，企圖混淆視聽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一九九五年秋，倡議「夏商周斷代工程」，由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進行研究。自一九九六年五月啟動以來，各項課題的開展研究，建立了夏商周三代年代的框架，由《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》——研究報告、考古報告、研究文集的相繼刊行¹⁴¹，夏商周時期的年代學已有科學化、量化的參考依據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

¹³⁸ 杜正勝、王汎森主編：《新學術之路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8年），頁 461-466。

¹³⁹ 郭紹虞致陳子展函，見陳廖安、蔣秋華編：《魯實先先生珍藏書札》，頁 16-17。

¹⁴⁰ 徐志嘯：〈不苟同，不苟異，不溢美，不溢惡。他的學術有態度！〉，2018年4月9日由光明學人發表於文化，原文網址：<https://kknews.cc/culture/g55eqg8.html>。

¹⁴¹ 參考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：《夏商周斷代工程：1996-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·簡本》（北京：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，2000年）。李學勤：《夏商周年代學札記》（瀋陽：遼寧大學出版

展，考古新材料的不斷出土，將為深入研究中國上古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獲得更真實的結論。緬懷前輩學人投注的心力，回顧階段性的研究成果，冀能有助於對殷曆論辯史實的進一步了解。

社，1999年）。岳南：《千古學案：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（修訂版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2年）。

附錄：魯實先與陳子展交誼簡表

時 間	紀 要
1937	魯實先撰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初稿。
1940.7.24	郭沫若撰〈奉贊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，調寄滿江紅〉題辭。
1940.7.29	重慶《新民報》刊載「郭沫若近作〈滿江紅〉讚美魯君駁斥倭博士」特稿。
1940.8.14	楊樹達撰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·序》。
1940	魯實先增訂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，長沙湘芬書局刊行。 案：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有楊樹達、郭沫若、曾運乾、曹孟其、錢基博、陳子展、顧頡剛等之題辭序跋。長沙湘芬本收錄郭氏題辭、楊〈序〉。
1941	魯實先撰《漢鴻嘉以來氣朔表》，受中國天文學會高霽雲老人獎金。 案：《漢鴻嘉以來氣朔表》有郭沫若、汪東題辭。
1942.7.22	陳子展致電楊樹達，請任復旦大學教授。
1942.7.23	楊樹達復函陳子展，「辭不能往，介紹魯實先、張舜徽二君」。
1942.8.15	陳子展致電楊樹達，又申前請。
1942.8.18	陳子展上呈復旦大學吳南軒校長，聘任魯實先為教授。
1942.8.31	復旦大學致電楊樹達，請魯實先任教授，楊樹達書函告知魯實先。
1942.9.20	魯實先復函楊樹達，云不日赴渝就復旦之聘。
1942.10.25	魯實先素與顧頡剛通訊，既至北碚復旦，以地利之便，自此與顧頡剛時相過從。其交往事跡屢見《顧頡剛日記》中。
1942	陳子展〈題魯實先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——兼寄楊遇夫、潘洛基〉三絕、〈再題實先《駁議》仍呈遇夫先生〉三絕。〈題贈六絕〉刊載於復旦大學《湖南同鄉會會刊》。
1943.7.13	陳子展致電楊樹達，傳達復旦大學章益校長請任教之意。
1943.7.20	魯實先致函楊樹達，致章益、陳子展意，說明種種優待條件，並以文學院院長相畀。楊氏謂：「其意固厚，奈余憚遠行何？」
1943.9.28	陳子展致函楊樹達，致章益校長之意，謂楊氏無論何時入川，復旦皆表歡迎。
1943.12.11	章益、陳子展電請楊樹達赴渝；因楊氏「前有常、桃吃緊，可以西行之說」。

時 間	紀 要
1944.3.11	顧頡剛三月始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。顧氏謂「今日學生上課有十七人，而鄧恭三、魯實先二君并來聽講，尤使我不安」。
1944.4.3	顧頡剛到魯實先寓所，看其稿件。與魯實先同渡江。今午同席者：顧頡剛、陳望道、何任清、周輔齋、魯實先（以上客），章友三（主）。
1944.5.13	熊十力〈與魯實先書〉，見熊十力著〈論本體及其他——與魯實先書〉。
1944.8.27	魯實先、陳子展、顧頡剛，一同到國立禮樂館禮堂，參加何育達婚禮。
1944	魯實先〈朱梅四絕〉詩成。汪旭初、陳子展、盧冀野，並以為哀感頑豔，迥異尋常，因相率賡和，屬和者數百人，纂成一冊，題曰《朱梅唱和集》。陳子展第四和有句云：「曆紀縱橫金匱笈，梅詩唱和錦囊盈。」蓋紀實也。 案：《朱梅唱和集》，未見。經多年蒐訪，輯得刊物登載柳亞子、方東美、李晉芳、張志讓、沈尹默、章士釗、汪辟疆、李證剛、敖士英、張北海、黃右昌、金毓黻、唐圭璋等和詩。
1945.1.20	陳子展致函楊樹達，謂楊氏渝行中止，殊為失望。章益校長仍致拳拳，謂如湘西不安，仍望命駕。楊氏謂「諸君意厚如此，益增愧負」。
1945.2.15	傅斯年撰〈殷曆譜序〉。
1945.4.22	杜鋼百在重慶創辦草堂國學專科學校，以研學經史為主要內容，邀請馬衡、熊十力、顧憲、汪東、盧前、傅振倫、殷孟倫、陳子展、魯實先等講學和授課。今午同席者：馬叔平、沈子善、汪旭初、熊十力、盧冀野、蔣秉南、周谷城、衛聚賢夫婦、侯芸圻夫婦及其女、李長之、陳子展、朱子方、魯實先凡三桌（以上客），孔德（肖雲）、杜鋼百（以上主）。
1945.4.30	董作賓《殷曆譜》出版，編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。
1945.5.23	魯實先、陳子展、李芳序訪顧頡剛。
1945.7.16	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，刊載重慶《大公報》。
1945.7.25	魯實先撰〈斥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之謬〉。
1945.8.26	魯實先〈斥傅斯年〈殷曆譜序〉之謬〉，刊載重慶《新蜀報·蜀雅》第十一期。

時 間	紀 要
1945.9.6	地方人士為僑寓北碚者將出川，設宴預餞。今午同席者：孫越崎、程宗陽、查濟民、鄭湘帆、陶竹華、熊明甫、王爾昌、盧子英（以上主）。顧頡剛、汪旭初、魯實先、陳子展、楊家駱、盧冀野、蔣天樞等共約二百人（以上客）。
1945.9.8	魯實先宴請學界同好。今午同席者：顧頡剛、汪旭初、殷孟倫、解方、李聖三、林一民、陳子展、盧冀野、楊憲益、夏炎德、王凌雲（以上客），魯實先（主）。
1945.9.12	魯實先撰《殷曆譜糾譌》初稿。
1945.10.7	杜鋼百設宴兼善餐廳，同席者有顧頡剛、陳子展、魯實先、汪旭初、陳望道等人。
1945.10.20	陳子展撰《殷曆譜糾譌》題辭〈龜曆歌〉。
1945.10	北碚復旦大學準備復員，遷返上海。
1945.11.1	陳垣致函魯實先，謂讀畢〈龜曆歌〉，精神為之復振，失一伯希和，得一魯實先，差可相慰。
1945.11.21	董作賓致函楊樹達，謂「魯實先及陳子展兩君竟與弟作對，攻擊不已，殊出意外」。
1945.11.23-24	陳子展〈龜曆歌〉「為魯實先生教授新著《殷曆譜糾論》作」，刊載於上海《立報》。
1946.4.25	魯實先由重慶歸里，拜訪楊樹達。楊氏謂「實先神彩飛越，談話旁若無人，極為可喜。相與通書十年，今始相見也」。
1946	秋，復旦北碚近三千師生及檔案、圖書、設備，經歷無數艱難曲折安抵上海。
1946.11.1	陳子展〈龜曆歌〉「為魯實先教授新著《殷曆譜糾譌》作」，刊載於上海《時事新報》，大標題作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誇大其惟一巨著引起之反響」。
1946.11.2	陳子展為舊作〈題魯實先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——兼寄楊遇夫、潘洛基〉、〈再題實先《駁議》仍呈遇夫先生〉六絕自注並撰後記。
1946.11.5	陳子展〈題贈六絕〉并注及後記刊載上海《時事新報》。
1946.12.27	陳子展撰〈郭沫若與魯實先〉。
1946.12.30	陳子展〈郭沫若與魯實先〉刊載上海《時事新報》。
1947.8.1	魯實先應聘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。
1947.8.26	陳子展撰〈關於《殷曆譜糾譌》〉。

時 間	紀 要
1947.11.2	郭紹虞致函陳子展。請託陳氏代為引介，欲延聘魯實先至上海同濟大學中文系任教。
1947.11.6	陳子展致函魯實先。轉達上海同濟大學郭紹虞明秋延聘之意。
1947.11.18	魯實先致函楊樹達。同日，楊樹達復函魯實先，謂〈殷曆譜糾譌序〉尚須修飾。
1947.11.23	陳子展致函魯實先。再次轉達上海同濟大學郭紹虞延聘之意。並告知已將《殷曆譜糾譌》交付章士釗，章氏謂為可付木刻，金陵刻經處可以託辦。
1947.12.7	楊樹達復函魯實先。請魯實先為《淮南子證聞》作序，並將〈殷曆譜糾譌序〉寄上。
1947.12.24	陳子展復函魯實先。再三轉達上海同濟大學郭紹虞延聘之意，望速報嘉訊。
1948.1.31	陳子展復函魯實先。函謝魯實先家用已繁，卻又遠致厚貺，分俸相贈之盛情隆誼。並將原寄詩作之尚存數份，檢出郵寄，另附代章益校長祭李老校長一文。且謂日內當往章士釗處索回《殷曆譜糾譌》。
1948.5.25	陳子展致函魯實先。再次函謝魯實先贈金之舉，並告知與中正大學林一民校長在上海晤談，知悉魯實先在南昌近況。又提及獲讀王易手札，並告知復旦大學之校況與自己之病況。
1948.7.19	陳子展復函魯實先。函告年來曾多次去章士釗處，索討《殷曆譜糾譌》，皆不得如願，盼魯實先直接通函章氏，請速寄還。並告知復旦人事仍舊，曾力辭兼職未果。文學院籌設文史研究所，熊十力可來任職，汪東、楊樹達、殷孟倫等或可來此，人事倘如上變動，詢魯實先明年肯來此乎？
1948.7.20	陳子展致函魯實先。謂已得章士釗秘書來函，囑去取回《殷曆譜糾譌》。並再以熊十力中秋前後可來，文史研究所在籌設，盼魯實先能來此，增益復旦大學之光彩。
1948.7.25	張濟勛致函陳子展，謂其母舅章士釗本擬為魯實先《殷曆譜糾譌》作序，適以病後精神未復，先書一簽，容健康復原再行補寄一序。並將魯先生文稿二本內附書簽一紙奉還。
1948.9.15	徐佛〔復〕觀復函魯實先。函示魯著《殷曆譜糾訛》，若在期刊發表，恐前後割裂零碎，不能滿讀者之望。《學原》雜誌社擬編入叢刊中。如能設法約寫成三萬字左右，先在期刊發表，再將全部付印亦未為不可。 案：「糾訛」當作「糾譌」。
1950	魯實先流寓香港赤柱。

時 間	紀 要
1951.3	魯實先間關來臺。
1954.3	魯實先《殷曆譜糾譌》油印本印行。 案：殷曆論戰持續多年後，始漸平息。
	* * * *
1977.12.19	魯實先以腦溢血逝世於臺灣大學附設醫院。
1980.8.15	魯實先哲嗣魯傳先致函陳子展，告知魯實先在臺過世。
1980.9.10	陳子展復函魯傳先。謂魯實先之溘焉逝世，為我國古天算學、古語言文字學、古文史考訂之學方面，一個不可彌補之損失。並致唁慰之意。
1986	魯傳先致函陳子展。
1986.7.5	陳子展復函魯傳先。析論魯實先遺著出版事宜，可放棄版權，保留著作權。留到將來有賢子孫，述祖德，誦先芬。並謂《殷曆譜糾譌》是一部有貢獻、有永久價值的遺稿。
1986.7.12	魯傳先致函陳子展。
1986.10.25	陳子展致函魯傳先。謂《殷曆譜糾譌》及《曆術卮言甲集》上海書肆未見有出售者。並指示日後魯實先旅襯歸葬，開會追悼，永祝安息。此倣放翁遺詩子孫毋忘告祭意也。
1990.4.8	陳子展逝世於上海華東醫院。

